

朝花夕拾

每过一段时间,人就有想旅行的冲动,就像某些鱼类会洄游而上,而大雁一到冬天总会飞向南方。

旅行,生命里的阵阵潮汐

■ 李咏瑾

对旅行的向往,是人类潜意识里一阵又一阵的潮汐。

每过一段时间,人就有想旅行的冲动,就像某些鱼类会洄游而上,而大雁一到冬天总会飞向南方。这也许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远古遗存。想想看吧,很久很久以前,一队小小的古人类在蛮荒的大地上毫无方向地前进,彼时,东南西北的概念还没有各安其位,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生机,到处也都潜藏着危险,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上一片未知,他们只是远远地看见天幕上有一颗特别闪烁的星辰。

也许某一天,他们觉得脚下的这块土地已经足够好,于是他们就停下,但也许只是他们已经累得走不动了而已……于是,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繁衍生息,这里将成为他们以及子子孙孙的故乡,但远方、神秘莫测的远方,永远让人心怀憧憬……那摇曳的驼铃声穿越沙漠,那伟大的航线跨越海洋,人类飞赴茫茫宇宙的浩瀚,人类奔向认识论的量变到伟大的质变,最初不都是双脚想从此岸丈量到彼岸开始的吗?

一切旅行的意义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心中这种对于远方的未知朦朦胧胧、看似毫无意义的憧憬。否则你不能解释,哪怕是两三岁小孩,哪怕他对“旅行”毫无概念,但幼儿园一说组织春游,孩子们无不欢欣鼓舞,甚至不知道这喜悦来自何方。

我幼时就这样。回想起来,那时幼儿园的春游秋游到底游了些什么呢?我们的幼儿园端坐在一座小城的边缘,那时又没有什么校车大巴可以载着孩子们外出,我们的出行方式基本上是被老师牵着,再一个接一个

手拉手步行。一般来说大清早出门,中午还要回来统一睡午觉,这就注定了以小孩子的脚根本走不了多远,这样一算我们应该连小城都出不了。

但是记忆中却看到了很多郊野的青山绿水,记得鹅黄的小鸭子也像我们这样连成一条线跟在母鸭身后走,记得农家的炊烟,是用柴火烧出来的,带着微微的辛辣和好闻的焦糊,像颜色极淡的蓝色的绸,软软地从石头烟囱里生出来,再飘荡到天上;我还记得桃花梨花杏花争相从春天的手指缝里挤出来,像摇晃着脑袋一样,一直微微颤动着盛开……我看到好多好多东西,没有景区商贩和大喇叭导游的打扰,没有一定要到网红景点打卡的负累,也没有自拍发朋友圈的想法和牵绊,我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无比灵敏而广阔、简直可以说是无限地蔓延开来,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比长大了去的任何一个著名景点都看得真切,那样的景象深深哺育了我的灵魂和梦境,一直到现在仍是我心底的诗意之泉。

还有一种给我带来强烈“旅途”感受的意象,来自上大学时去坐绿皮火车。在学校和我家之间,正好有一班一晚上就能到的火车,晚上9点上车,差不多早上8点就能到我家附近的车站。这其实也不符合标准旅游的概念,但整个过程就是有一种人在旅途的惶惑。

当你经过火车和站台,穿过人海茫茫,冬夜坐在车站的台阶上,一边对冻僵的双手呵气,一边仰头看着巨大的钟表齿轮流转,最后在苍茫的天际下陷入沉思……当火车穿越过茫茫的大地,你看着满目黄土高坡渐渐覆上一层茸茸的绿草,再是丘陵上的灌木渐渐高大起来,接着你看到了美丽的梯田和蜿蜒的茶园,葱茏的竹林、低头在稻田里劳作的农人

在远处凝结为几个彩色的小点……

再比如你也很好奇,坐在对面的阿姨身上怎么带着那么多的好吃的?只见她不停地解开一个个显然是出发前精心包扎好的塑料袋,从里面取出洗好的苹果和小番茄,还有那种小袋包装的凤爪和豆腐干,她的老公和儿子一路上都被她喂得饱饱的。我还得小心地别让自己的视线和她对上,否则她热情地一笑,也会让我一起跟着“分享分享”,一路上已经跟着她啃了好几个麻辣鸡翅了……待到凌晨,我从半睡半醒中突然醒来,对面的一家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车了,换上来一对年轻的小情侣,两个人面容稚嫩,应该还是大学生,他们的脑袋亲密地靠在一起,啾啾私语着,像春天巢里的两只鸟儿,于是,我在这啾啾声中再度睡着,连帽衫的帽子暖暖地罩在头顶,窗外一会亮一会暗,火车从隧道的黑里钻出来,大山把影子的轮廓打到车窗上……再没有比这种孤独和丰富更能诠释旅途全部的意义了。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生活在成都。受这里的生活氛围所感染,行走的半径进一步地缩小了。大部分的人都人所崇尚的旅游,基本上以舒服为主。俗话说“少不入蜀”,因为成都平原的生活实在太过安逸,人来了就不想走,大家都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地方。所以在很多成都人的思维里,为了磨炼心智、挑战自我、征服大自然……等等去旅游,那是不可可能的。

因为要舒服,要不累,所以大家习惯的旅游方式大多走不远,主要是去周边寻觅好吃的,比如你们觉得峨眉山、剑门关、都江堰、康定跑马溜溜的山美吧?对于我们成都人来说,那里的柴火鸡嫩笋子肥鲢鱼肥泥鳅耗牛

肉……才是一溜烟下来不打顿号的想念,美景看一次就足够,只有美食,一段时间没吃心里就馋得慌,值得一去再去,魂牵梦萦。

我有认识的朋友,馋原华阳县上的一碗稀饭,经常周末一家人驱车来回3小时,就是为了那家柴火灶炒出的一碗老南豆腐。我没得资格笑话他,因为我也干过驱车100多公里去邛崃,对!就是古时候司马相如遇见了卓文君的那个临邛,而我去那,只为了打包一份当地鼎鼎大名的麻辣鸡片。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腹诽的,那些老板也倔强,宁在穷乡僻壤处开店三十年,爷传子、子传孙,至今招牌上都是创始人老大爷白须飘飘的头像,可不把这么多好吃的开到成都来方便大家,因为,“一开到城里来味道就假了嘛!海椒、花椒、豆瓣酱,还有用的水,都没有乡下资格。”“开店三十年,我们家的桌椅板凳都染染了我们家自己的味道,舍不得啊。”“如果开到城后(hou,念一声)头来,人家一看到你牌子响,一抹多的人跟到起假冒你,牌子很快就做滥了。”是是是!你们都对,感觉成都人最大的包容之一,就是给了这些脾气不好的老板。

老板们动不动就关门休假,门口贴个条子:儿子结婚!休假!夫妻结婚纪念日!休假!最高谱的一次是老板娘追的连续剧里男主角最后没在一起,“需要平复心情,休假!”外地朋友可能难以想象,我们驱车几个小时看到门上这些休假条的心情,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最资格的成都人的做法是,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开动脑筋的美食雷达,想想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总不能空手而归。反正成都平原上美食星罗棋布,这里没有,我们再开车到隔壁县去吃,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秋雨夜话

秋思客先知

■ 冉学鸿

唐人周朴,颇有诗名,只不过语意迟,出诗尤为艰难。大约唐朝盛产诗人诗句,于是作家们都偏执,普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慢工出细活,下笨功夫便是寻常事。譬如骑驴觅句的李贺,白日苦吟,偶得一句即投入囊中,惹得老娘直担心,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周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载其每有所得,必极雕琢,字斟句酌,盈月方得一联一句,时人称之谓月锻年炼。

周朴这一番苦吟亦有缘由,其诗作常常是未及成篇,已播人口,佳句广为传诵。用今天的话讲,诗人苦吟只因粉丝众多,难免有些偶像包袱,而从侧面则能感受到唐人的普遍精神追求与良好时风。周朴性情大抵正如其名,朴质近乎迂腐。其《董岭水》有“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之句,曾有士人晓其性情相戏,当周朴面故意将此句念作“河声流向东”,吟罢即跨驴逃跑。周朴闻急行数里追及,对士人说:补诗“河声流向西”,何言“河声流向东”,此轶事在阙中传为笑谈,周氏真淳亦可见一斑。

周朴一生苦湿,于功名无念,他寄食寺庙,只与山僧约叟相往还。其有诗证:野寺度残夏,空房欲暮时。夜听猿不睡,秋思客先知。竹迥烟生薄,山高月出迟。又登山路去,难与老僧期。可憐的周朴,一片出世心,仍难逃噩运。黄巢闯关,打算起用他,这位悲情诗人不从,因言致祸,为此付出生命。盛名之下,谁主沉浮,诗人一念,便是一生,谁又管你如何有节有义有情有趣。

春华秋实

■ 寄平

一个孱弱的女子,从南国走来,一路北上,来到陕北的黄土高原,头戴红星,脚穿草鞋,穿过烽火硝烟,走向抗日的疆场。令人惋惜的是,在日寇投降的黎明前,她却倒在了晋察冀根据地平山的大山洞里。未能看到庆祝抗战胜利的璀璨烟花,也未能听到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轰鸣……

她长相秀美,笑容灿烂,齐耳短发衬着一张椭圆脸蛋,俊美的眼神儿澄澈、聪慧、坚毅。若没有日寇入侵,大地悲鸣,她爱唱爱笑,爱读书,爱吹口琴,在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下,肯定会考上大学,或做科研、或搞文艺,日后踏上一条铺满鲜花的幸福之路……

一位名门淑女,衣食无忧,家境优渥,为什么要跋山涉水,把青春投向战火,把生命奉献给晋察冀的大山沟壑?现在的人们,能理解你,懂得你吗?

当生命怒放时,鲜花定格为北国大山里特

游廊



徐建军摄

你长眠的地方青松翠柏,枝繁叶茂;周边坡脊纵横,野花丛生,空气清新,一切的一切,都充满着生机。

纪念碑前的遐想

写镜头的时候,她才仅仅21岁……

她叫杨展。1920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板仓村。1937年,杨展在周南女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她奔赴延安,又随华北联大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斗争。

1941年秋,日寇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9月14日,为掩护同志,杨展不幸牺牲于平山县,时任联大校部党委干事,生前曾多次被评为妇女模范。

因曾在平山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到杨展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拜谒她的墓地,在巍巍太行山上与她一次次相遇。

每次轻抚她的墓碑,回想着照片里她的样子,便会陷入久久的沉思。这样的时刻,我常常热泪盈眶,我的心灵也一次次得到洗礼。什么是家国情怀?杨展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心脏停止跳动的最后时刻,她气息微弱地叮嘱队长:“待抗战胜利后,再转告父母

我牺牲的消息……”

她是想减轻父母的伤心难过呀!多么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星星,用真实而又短暂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战友们接下来仍要不屈不挠前行的道路;多么像镶嵌在天边的一片红霞,成为我们后人永远的记忆。

杨展是被毛泽东称作“骄杨”的夫人烈士杨开慧的侄女。幼小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姑姑,叔叔杨开明也为国牺牲。两位至亲——救国救民的种子,早已深深植入她发蒙的心灵。你虽是一个弱女子,但骨子里却凝结着杨家人为国为民的侠义忠诚。

一个未及成年的女孩,17岁入党,18岁参军,毅然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而又最终舍身成仁。她的行动,如春雨润花,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优秀儿女奔赴抗日前线,勇敢对敌斗争;她把平凡铸就成了伟大,生如春叶之静美,死若夏花之绚烂,像开不败的映山红,永远开放在太行山上。

抚摸着她的墓碑,我仿佛看见了她的音

容笑貌。好想对她说——

80年过去了。墓地周边乡村的人们没有忘记过你,平山人没有忘记你,始终把你放在心中神圣的地方。乡亲们年年植树,岁岁栽花,墓地的材质由起初的泥土砖石已变为如今的大理石,刻有你名字的花岗岩墓碑矗立在晴空之下,如巨书竖立,给人以召唤,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每逢清明、国庆和你的祭日,总会有老老少少的人们,一路逶迤,来到你的墓前,献上无名的山花,鞠躬致意!

你看得到吗?如今这盛世。你长眠的地方青松翠柏,枝繁叶茂;周边坡脊纵横,野花丛生,空气清新,一切的一切,都充满着生机。向南隔过一道道山头,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如炊人群。向东是县里的农业园区和世界五百强企业敬业集团,再往东是奔向首都北京的高速铁路。静眠九泉,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一切,感受到这一切?后人的生活是吮着蜜喝着糖的,这该是你走的时候,所衷心愿盼的吧?我想,应该是的。

心灵舒坊

这几件独立发生的事,有大有小,有天边有眼前,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折射出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 朱钦声

今年雨水分外多,长假里也是淅淅沥沥的没个完,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看到的青苔出现在了阴暗潮湿的角落,而最糟糕的是,丰沛的雨水带来了以前从未遭遇过的虫害!

我发现家门口梧桐树的叶子早早地就凋落,一片片地飘落地上,仔细一看有的被虫子吃得只剩了筋络。而这些毛虫还扩张势力范围,在地面、外墙上到处爬,哪怕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头皮也发麻。电话告知物业,这才知道这些家伙叫作“美国白蛾”,是外来入侵物种——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物业喷洒了多次药水,针对的就是它。可是今年的雨天掩护了这些入侵者,常常是药还没有完全起效,雨水就给稀释了,让这些家伙越来越肆无忌惮。我赶紧跑去药店买药,人家说没有专门治这虫的,给了一种药说你试试看吧。回家来,把药按比例兑水后,对着我家地上和墙上的人入侵者一通狂喷。它们倒是一会儿就不动了,但是死没死啊?我一夜都想着这问题。第二天一早,看到它们身体都蜷成一团,用笤帚去碰它们的身体,没有反应。小样儿!看起来气势汹汹,原来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嘛!

老天虽然不赏脸,但是这些日子总有些让人高兴或者感觉振奋的事。

第一件是儿子在临近国庆节前得到了件美差:到珠海去现场观摩航空展览。多年前他就曾和我说过,想要请假自费去参观我们国家自己举办的航空展览,但因为种种原因尚未实现,现在机会突然降临,他自然乐不可支。尽管通过新闻我们也能看到我国自产飞机的精彩表演,但是儿子发回的自己拍摄的、加上他解读的录像和照片更让我们多了些现场感。看到我们最先进的战机拉着彩烟在天上做着各种惊心动魄的飞行动作,看着停机坪那一架架即使在国际上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军用和民用的各型飞机,一时间顿生难掩的自豪感。我突然产生一个联想:那些尚健在的、没有飞机掩护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如果他们看到眼下这一切会是什么感想呢?

对了,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正与此相关:我们一家三口在假期看了电影《长津湖》。尽管只买到了前排靠边的位置,不过这也动摇不了我们强烈的观影愿望。高度真实的战争场面霎时把我们的心揪住了:炮火连天,枪弹横飞,战机如蝗——那蝗战机当然都是人家的,我们的志愿军在参战初期是完全没有飞机掩护的。美军战机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低空掠过,在身后留下机枪子弹扫射出来的血线。我们的官兵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但是以血肉之躯和轻武器对抗敌方的飞机、坦克加大炮,付出的必是惨重的生命代价。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敌机,我志愿军战士只能昼伏夜出,不能生火,忍饥挨饿,冰雕连的悲剧也正是缘起于此。我想,对他们来说,那时候最期盼最奢望的事一定是天上出现自己的飞机!

如今,经过了几十年卧薪尝胆似的发展和追赶,我们如今终于有了珠海航空展上盛况空前的一幕。

自假期开始,我们家所在小区突然安静了下来,各种施工项目都停止了作业。这些项目有雨污分离的地下管道置换,有锈蚀了的供暖管线的置换,还有刚开始的老旧小区改造。节前几个月里,小区变成了工地,让住户停车、行路都变得不便,而且还有不小的噪音。不过,这次小区居民中并没有什么杂音,相反,大家都一种兴奋的期盼。因为管道的老化和锈蚀,这些年小区的供暖季到来后,三天两头有供暖水管爆裂而造成的停暖;还有小区楼房的外立面贴砖不时发生脱落的情况,大家都盼着这些问题都能够就此得到解决,还盼着旧改结束后被刷了多次的水泥补丁道路统一铺上柏油路,盼着建成后就没有粉刷过的楼道焕然一新……然而直到去年,我还不相信这事能够成真。我和天天在一起散步的邻居讨论过,我们都担心这是个人购买的商品房,政府有理由不管,而大修基金根本不足以满足这样大的改造的费用。

那天,有消息说相邻的一个小区已经完成了旧改,于是我和几个正准备散步的邻居相约着去了那里。这小区以前来过,进院子一看,真是大变样了:道路重铺,墙面刷新,各家各户外丑陋的铁笼子没了,露出了亮闪闪的、新换的断桥铝窗户,统一位置的隔栅规范了乱挂乱置的空调室外机,各单元门口原来有好有坏的大门一水儿换新了……一个老太太拄着手杖站在一个单元门口,我们走过去和她聊天,知道了都改了些啥,还知道了所有这些改造住户不用掏一分钱。老太太今年已经8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不疾不徐地向我们介绍小区的变化。我们则从她脸上和话里明白无误地读出了她对生活的满意度。

想想这几件独立发生的事,有大有小,有天边有眼前,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折射出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们是有幸的,而强盛的国家也正是她的儿女们万众一心铸就的。

国庆记事